

壶口瀑布赞

文图/莫 伸

在中国北方浩瀚的群山中，有无数条蜿蜒伸展的沟谷。由于地势的羁束，这些沟谷都多少显出一种挤手夹脚的尴尬和无奈。秦晋大峡谷却是个例外，它用一种排山倒海的气概劈峰破谷，在陕西宜川和山西吉县一带形成了一条磅礴开阔、气吞山河的大通道。

黄河有幸，倚身此中。

和那些在羁束中逶迤蛇行的沟谷一样，此前的黄河尽管强悍凶猛，却同样不得不委屈着自己，用一种默默无闻的低调在峻梁雄峯中曲意周旋。在环境的逼迫下，它惟一的选择只能是忍受和服从。但黄河是如此雄心勃勃，它从来都不屑隐忍，不甘迁就，更不愿受辱。它像一条蓄爪待扑的巨龙，随时都在等待着机会。而现在，秦晋大峡谷终于为它提供了一个释放的舞台，它没有丝毫犹豫便腾空而起，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劲舞，瞬间便造就出一个自然景观中的奇迹！

这就是壶口瀑布。

壶口瀑布诚如其名，诞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壶口中——瀑布之前，黄河的河床足有上千米宽，而到了这里，两岸岩石陡然一缩，形成了一条只有二三十米的狭槽。不仅如此，槽道下又奇特地出现了一个高低悬殊、落差极陡的深谷。于是，漫天而来的黄河水流在这里聚为一股，齐心协力地朝狭槽里奔涌，也顺着狭槽喷吐，由此形成“壶口”。

壶口瀑布之壮美、激越、狂放、丰富，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。

离壶口瀑布还有几公里的距离，便可以看见峡谷里腾起一股股飘冉的“云

团”，那是瀑布迸溅形成的飞雾。飞雾如霞似烟，弥漫在河床上空。屏息凝听，空气中伴有一种骇人的震吼，好像来自天籁，似乎源于地底；仿佛惊雷滚地，犹如万骏疾走。声音撼天动地，又包容万千。那是一种捶胸哭天的苍凉，又是一种国难共赴的悲壮；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刚烈，又是一种壮士断腕的豪雄。无论从气势上还是从内容上，它都令人无法不愕然，无法不肃穆。

黄河水量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。水量缩减时，河床岩石堆垒，危崖肃耸，只剩那个天然的“壶口”中水流奔涌。水量充沛时，无数上游的水流都任由着脾气，也放纵了手脚，它们从乱石堆中穿崖越岩而来，条条水流，道道喷花，九曲迂回，奔涌直下。抬眼望去，水流和浪花高置于头顶，仿佛直扑门面，直叩额顶。于是满耳全是黄河水声，满眼全是黄河水流，满身遍是黄河缠绕，一霎时，满脑子一片空白，恍惚中只有一句千古咏叹涌上心头：黄河之水天上来！

在种种难以描述的感受中，最让人难忘的当属和瀑布贴身相逢又抬头仰望的时刻。相信那一刻，任何人都难以摆脱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——那些在远处看去吼喊奔扑的洪流，在近处更有着一种如山倾倒

的壮烈。狂放不羁的黄河水流在壶口的限制下，有了核心，得以凝聚，统一和团结使它们的力量排山倒海。一瞬间，狂潮嘶卷，天崩地裂，击崖叩石，声焰震空。那种疯狂和奋勇的奔扑让坚硬如铁的岩层也无法不退让，无法不动容。瀑布从高处飞流直下，每一滴水珠、每一朵浪花都不分彼此，都争先恐后，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急迫向壶口流泄和喷涌。它们凝成一团，形成一根根粗大的浪柱，又由这浪柱组合成宽阔的扇面，齐刷刷

地向下垂落。水浪砸在岩石上，迸起冲天的水柱，也碾为残酷的碎片。碎片已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小水滴或者小水珠，而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肢解，直至肢解成用手无法捕抓，用舌无法舔触的水汽。一霎时，雾气漫天升腾，而脚下那些没有来得及牺牲的黄河水流仍然前仆后继地、毫不间断也毫不犹豫地继续疯狂猛扑。

我看呆了。或许世界上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伟大力量，或许生活中还翻演着无数撼人心魄的壮烈冲击，但没有哪一种景象能像眼前这样，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空前的震撼。那种急急迫迫、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，那种粉身碎骨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，都让我们心惊胆颤又瞠目结舌。那是愤怒的极致，激昂的顶端，凶猛的无限，力量的空前！那是我们永远无法说清，也永远无法完整感受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！

哦，千古黄河！我们几乎每天都行走在你的身边，接受着你的润泽，那些日常的行走和接触使我们对你有了一种熟视无睹的平淡和麻木，但是只有此刻，我们才顿然醒悟，为什么作家和歌者都虔诚地要到你身边来一览姿容！为什么志士和仁人们都本能地要到你身边来聆听涛吼！为什么你能够被众口一致地尊为我们伟大民族的不朽魂魄！

